

# 豆瓣酱里的母爱

□袁传宝

初中毕业,我到省城求学。临走时,母亲在我简单的行李中,放了两瓶我从小就爱吃的豆瓣酱。母亲温暖地望着她即将远行的儿子,饱经风霜的脸上缀满了笑意,每一朵笑意都在喜悦地盛开。

母亲用花朵一般的笑,抚摸着我的脸,她习惯性地喊着我的乳名:“老三,豆瓣酱你尽管吃,下次回家再拿。”

我的记忆从母亲的豆瓣酱开始,豆瓣酱陪伴我走过快乐而苦涩的童年,经历天真而浪漫的少年,来到艰难而奋发的青葱岁月。母亲亲手酿制的豆瓣酱陪伴我十多年,看到它,如同看到

母亲。

春天,母亲种上黄豆蚕豆、栽植辣椒,小小的种子发芽生长,在母亲的呵护下渐渐成熟,每一颗都是纯真的希望,如同我们放飞梦想。母亲制作豆瓣酱,说来简单其实复杂:泡豆、沥水、摊凉、拌粉、发酵。那段时间,母亲做事谨慎,每一个步骤都小心翼翼,因为她知道,要是酿坏了豆瓣酱,就是影响了儿子的胃口。

红褐色的豆瓣酱在香油、豆油、味精、辣椒等原料中自由呼吸,随意流转,呈现生命最美的状态。乡下的母亲,把思念和牵挂封存在一瓶瓶豆瓣酱中,郑重

其事地让我带上。

我在县城工作,中午不回家,有时带着午饭在单位就餐。打开豆瓣酱,甜甜的黄豆味、香香的麻油味,裹挟着红红的辣椒、酱色的大豆,冲进你的鼻孔,扑入你的眼中,容不得回拒、容不得思索、容不得言语,色形俱佳,味道可口。

同事们吃了赞不绝口,还想再吃,有的说:“吃着豆瓣酱,饭量都增大了。”

得知这美妙的豆瓣酱出自我母亲之手,他们惊讶不已,没想到,偏僻的农村、朴素的母亲竟能够酿造出如此既有营养又美味的调味佳品。

“你妈妈真能干!”很长时间,同事们对我母亲的印象像是定格一般,停留在我母亲的豆瓣酱上。

我对他们称道母亲酿制的豆瓣酱,一开始很是喜悦自豪,

颇有炫耀意味,也常常回老家对母亲说。母亲也很高兴:自己的豆瓣酱得到儿子的同事认可,对她来说不啻于普通百姓的新闻联播!

“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,都是见过世面的人,他们说我的豆瓣酱好,那一定是好喽……”母亲很兴奋,嘴里带着甜味儿,语气悠长,特别是最后的感叹词“喽”拖得好长,像是拉着一根绵延不断的线,线上缀满了花朵,在她的欣赏喜悦之中缓缓流过。

但是时间长了,说的次数多了,我对同事赞叹母亲的话语就有些不高兴了,好像我的母亲只会酿做豆瓣酱,母亲心灵手巧,聪明能干,好的方面可多了去了。

母亲的豆瓣酱,无论设备原料还是制作方法,都没有独家秘方。为什么如此让我喜爱呢?我也曾多次揣测,却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我读了一首名为《味

道》的小诗,茅塞顿开,幡然明白。

诗很短,意味却很深长。“母亲忙碌的身影/有喜悦的味道/父亲等待的凝望/有期盼的味道/妻子疾快的步伐/有想家的味道/儿子进门就喊‘爷爷奶奶’/有思念的味道/故乡的老屋/有我童年的味道。”

母亲的豆瓣酱里,有着母亲的味道!小小的豆瓣酱,将母亲的辛劳、等待、期盼、愿望,对家庭的责任感,对孩子的心心念念,全都集中于玻璃瓶中,透明的心诠释着母亲纯净的舐犊之情。



##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

## 母亲

□贾 硕

我的母亲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女人,打我记事起,母亲就像一台永动机,不停歇地运转,她似乎有做不完的活,永不知疲倦。

我的父亲是曹县木器厂的职工,天微亮时就骑着摩托去上班了,从遥远的县城归家时已是夜间,虽然也很辛劳,但家里的活计他是全然顾不上的。因此,抚育四个孩子的重任全都压在母亲肩头。除此之外,家里还有六亩地要种。好在孩子们过早懂事,早晨醒来寻不见母亲,大点的就会扛着比自己还长的锄头下地找母亲,小一点的就会留在家烧火做饭,等母亲归来。我,作为家里排行第三的孩子,通常都是在田里做活的那一个,所以我最能记得母亲种地的艰辛。

我家有一块地靠近张庄,我们都叫它“张庄头”,张庄头的地有三亩,我对三亩的概念是无边无涯,因为锄草要锄一整天,从早晨露水浓重到傍晚火烧云红满天,母亲一直都在张庄头的地里。她蹲到齐腰深的玉米地里薅草,我紧挨着母亲,在另一块薅草。我年纪小,薅草时远远落在后头,有时薅到一半,一抬眼,墨绿色的玉米叶子密密麻麻,已经看不见母亲了。我就急切地呼唤母亲,像失去老牛的犊,急切又惊恐。母亲在地头远远地回我,听到母亲的声音,我顿时踏实了许多,开始埋头薅起草来。

玉米茂盛的时候,豆子、花生长势正盛,我就偷偷去隔壁地里拔花生。花生蒴蕤丛生,黄色马蹄形的小花星星点点,我喜滋滋地拔起茂盛的一大丛,却只有白而硬的几粒秕子,咬起来呲一股水,连拔几棵都是如此。我失望极了,怕母亲发觉,赶紧用土埋起来。如果偷懒,母亲并不来

管,但倘若偷拔邻居家的花生,母亲是会责骂的。我们自认掩盖得不留痕迹,也不知母亲是怎样发觉的,或许是她通过地头濡湿的泥土就能判断,抑或是她嗅到了新鲜花生的气息,她一改往日的慈爱,目光凌厉地盯着我们,极其严肃地问:“这是谁干的?”若我们乖乖认错,母亲只会长叹一声,责怪我们浪费粮食,并勒令我们不许再拔邻居家的花生。若相互推诿,母亲就会结实实打我们一顿。每当我们拔了邻居家的花生,母亲晚饭时都会拿着自家种的黄瓜豆角给隔壁大娘婶子赔不是。大娘婶子都会嗔怪母亲:“一棵花生值个啥?让孩子吃去!”

母亲与邻里之间相处极其和谐。她们纳鞋底,绞鞋样子都凑在一块。母亲擅长纳鞋底,她会做一种叫做“格褙”的东西。熬一锅稀饭,把拼凑起来的旧布片糊在一扇废弃的旧门上,放在太阳下晒。待到晒干,就能整层揭起。母亲糊的格褙供几家之用,大娘婶子和前院的嫂子们都爱来我家串门,比鞋样子,绞格褙。母亲会绣花,邻居们就常来跟母亲交流绣花的针法,母亲都会把买好的花色丝线送给邻居几络。我到了初中还穿母亲纳的绣花鞋,浅蓝色的鞋面上一枝盛放的荷花。当年的母亲健硕非常,好像永远不知劳苦,永远那么硬朗。她糊完格褙就拿个瓢蹲在地上捡豆子。黄豆早已颗粒归仓,打豆子的时候会有零星的豆子迸溅开来,散落进砖缝里、麦秸里或是鸡圈旁。母亲就蹲在地上极认真地搜寻为数不多的豆子。我对此不以为然,母亲却说:“一碗黄豆都能换二斤豆腐呢!”母亲不仅捡地上零星散落的豆子,在灶下烧火时,也极认真地剥已经脱得很干净的豆荚。有时还真能摸到几个没

裂壳的,她都会极认真地剥出来。烧晒干的花生秧子的时候,母亲仍然保留这个习惯。我家的灶台旁总是摆着一个锯了嘴的葫芦,里面盛着几粒干瘪的黄豆或是花生。

似乎母亲天生就是勤恳节俭的,她永远在洗刷、劳作。滴水成冰的冬日里,放学归来的我每每看到母亲,永远是半蹲在洗衣盆前洗红薯。她穿着粗糙的围裙,挽着高高的袖筒,半截臂膊浸在冷水里,通红通红的。“妈,别洗了。”我几乎带着哭腔了。“不凉,妮儿,你摸摸,刚压的井水还温乎嘞。”母亲笑吟吟地抬眼望着我。不远处的晾衣绳上,晾着满满两绳洗好的海带,这天寒地冻的天气,母亲居然洗了一整天!

我听闻神不能常驻人间,所以她化身为母亲,兼顾每个家庭,守护每个孩子。倘若我能调整时光机,我愿把它拨回到七岁那年的某个秋日正午,母亲正在院子里捡豆子,阳光正暖,老母鸡刚刚下完蛋咯哒咯哒炫耀不止,窗棂下的鸡冠花开得正盛,时光静止,母亲模样姣好,一如初为女儿时的容貌……

如果天使在人间,那便是母亲的模样。



## 心香一瓣 inxiangyiban

## 母亲是超人

□冯 鑫

母亲属鸡,今年65岁了。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“属鸡的我生的时辰不好,紧刨紧吃,慢刨慢吃,不刨没得吃”。妈妈的日子正如她口中所言,勤勤恳恳一辈子,至今也像个陀螺般的忙碌。

65岁的她经历过1958年的饥荒,吃过野菜、树皮、槐叶、棉籽、地瓜干、地瓜馍等我们这辈人不曾吃过的“食物”,也曾因为营养不良贫血而一度休学回家。即便是那样困苦的生活也没有打消她上学的念头。母亲说虽然物质上是匮乏的,但精神上却是十分富足的,校园里留下了她最珍贵的豆蔻年华。

初中毕业后,妈妈没能如愿继续上学,可她毕竟是入过学堂的知识青年,十多岁的她被村长点名去学校教小娃娃学认字,母亲从此便跨进了民办教师的队伍。乡模、区模、市模,乡教学能手、区教学能手、市教学能手都拿了个遍,其他的小奖也拿到手软,俨然成了当地的教育新星。而妈妈也从不吝惜她的教学方法,每有新老师入队,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指导。很遗憾的是,这个教学能手从没教过我,我也不能在课堂上领略她的风采。母亲虽然已退休多年,但当她被人亲切地称呼王老师时,心中仍然是自豪的。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还有“我这辈子教学没教够!”

母亲真是超人!别以为母亲只会教书,她会

的本领多着呢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家 and 大多数家庭一样,是一穷两白的。我有一个哥哥,一个妹妹,五口之家的我们吃、穿、用都是母亲“手工定制”。母亲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比别人做得更精致美丽。最基本的手工活就是纳鞋底了,一针针一线线穿插其中,我看着像跳舞的绳子在找茬。母亲通常晚上熬夜纳鞋底,第二天一早准能看到被母亲缝得像工艺品的鞋底。横看竖看斜着看,每一针都像仪仗队般整齐。左邻右舍都拿我母亲纳的鞋底当样子,夸我母亲是个能人。

还记得母亲用缝纫机给我做过一个小花书包,是用各种各样零碎的布料拼接而成的,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三角变成了我的新书包,在书包侧边还镶了一条白色的花边,我不分昼夜地背着它,生怕摘下来被别人偷走了。那个书包带给我的自豪感是多少名贵的包也取代不了的。

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,慢慢地日子好起来了。可是舒坦的日子没过几年,父亲却患了不治之症。多次进京手术,去医院放化疗,母亲形影不离。母亲懂得疼惜与包容,在生活上照料得无微不至,在心理上更是父亲的调剂师。即使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里,母亲始终坚强乐观地开导、宽慰着父亲。

母亲真的是超人!